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別集類三

毘陵集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獨孤及撰及字至之洛陽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諡曰憲事迹具唐書本傳權德輿作及諡議稱其立言遺詞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皇甫湜論業亦稱及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巖壑王士禛香祖

筆記則謂其序記尚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
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
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畧已載之頗不以湜言爲
然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
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及始奮
起洵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
古文遂蔚然極盛斲雕爲樸數子實居首功唐實
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案此據晁氏
讀書志所引
特風氣初開明而未融耳士禛於葦路籃縷之初

責以制禮作樂之事是未尚論其世也集爲其門
人安定梁肅所編李舟爲之序凡詩三卷文十七
卷舊本久湮明吳寬自內閣鈔出始傳於世其中
如景皇帝配天議郭知運呂諲等論議皆粹然儒
者之言非徒以詞采爲勝不止士禎所舉諸篇至
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及集士禎
一例稱之尤疎於考證矣又文苑英華載有及賀
赦二表代獨孤將軍讓魏州刺史表爲崔使君讓
潤州表代于京兆請停官侍親表唐文粹有招北

客文凡六篇集內皆無之按賀赦表所云誅翦大
憝清復闕廷及歸過罪已降去鴻名並德宗興元
時事及沒於大曆十二年已不及見招北客文文
苑英華又以爲岑參之作彼此錯互疑莫能詳今
姑依舊本闕載焉

蕭茂挺文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蕭穎士撰穎士字茂挺潁川人梁鄱陽王之裔
世系具載其贈韋司業書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
士對策第一天寶初官祕書正字以搜括遺書淹

久不報劾免尋召爲集賢校理忤李林甫調廣陵
叅軍韋述薦爲史館待制又忤林甫免林甫死調
河南府叅軍安祿山反穎士走山南源洎辟掌書
記後爲揚州功曹叅軍復棄官去遂客死於汝南
事迹具新唐書文藝傳穎士嘗作伐櫻桃賦以刺
林甫唐書本傳譏其褊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其
每俯臨於蕭牆姦回得而窺伺之句爲知幾先見
唐書貶之爲非今考穎士當祿山寵盛之時嘗與
柳并策其必反旣而言驗乃詣河南採訪使郭納

言獻策守禦納言不能用祿山別將攻南陽山南
節度使源洧欲遁穎士力持之乃堅意拒賊永王
璘嘗召之不赴而與宰相崔圓書請先防江淮之
亂旣而劉展又果叛其才畧志節皆過於人不但
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僅在學問之博奧
也穎士文章與李華齊名而穎士尤爲當代所重
李邕負一代宿望而進芝草表假手穎士則其推
挹可知唐志載穎士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
志僅載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此本前有曹

浴名字二印蓋其所藏僅賦九篇表五篇牒一篇
序五篇書五篇史稱其與崔圓書今集中不載書
錄解題所云柳并序今亦佚之又後人抄撮文苑
英華唐文粹諸書而成非復十卷之舊矣然殘膏
賸馥猶足沾溉正不必以不完爲歉也

李遐叔文集四卷

浙江吳玉
擘家藏本

唐李華撰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
科天寶中遷監察御史徙右補闕安祿山反華爲
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叅軍李

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官卒新舊
唐書俱載入文苑傳中舊唐書稱華有文集十卷
獨孤及序則稱自監察以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
二十卷爲中集卷數頗不合馬端臨經籍考不列
其目則南宋時原本已亡此本不知何人所編蓋
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裒集類次而仍以及序
冠之有篇次而無卷目今釐爲四卷著之於錄華
遭逢危亂汚辱賊庭晚而自傷每托之文章以見
意如權臯銘云瀆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銘云

貞玉白華不緇不磷四皓銘云道不可屈南山採
芝竦慕元風徘徊古祠其悔志可以想見然大節
一虧萬事瓦裂天下不獨與之論心也至其文詞
艷麗精彩煥發實可追配古之作者蕭穎士見所
著含元殿賦以爲在景福之上靈光之下雖友朋
推挹之詞亦庶幾乎近之矣集中原有盧坦之楊
烈婦二傳檢勘其文皆見於李翱集中當由悞採
今並從刊削焉

錢仲文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錢起撰起字仲文吳郡人天寶中舉進士官至
考功郎中大厯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
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闕十子實爲
之職志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溫秀蘊藉不失
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其集唐志作一卷
晁公武讀書志作二卷今本十卷始後人所分其
中凡古體詩皆題曰往體考陸龜蒙松陵集亦以
古體爲往體蓋唐代詩集標目有此二名偶然異
文別無他義又集末江行絕句一百首胡震亨唐

音統籤以爲本錢珙之詩誤入起集有考辨甚詳然舊本流傳相沿已久且珙固起孫卽附錄祖集之末亦無不可故今仍並存之焉

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

浙江鮑士
漆家藏本

唐顧况撰况字逋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祕書郎遷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叅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集有皇甫湜序稱爲三十卷讀書志作二十卷書錄解題惟載其詩集云本十五卷今止五卷其本今皆不傳此本乃明萬厯

中况裔孫名端衷其詩文成三卷末附况子非熊詩十餘首文苑英華唐文粹中尚有况詩四首非熊詩一首皆未收入尚未爲賅備也非熊詩有父風長慶登第大中間爲盱眙簿亦棄官隱茅山西陽雜俎記况作殤子詩旦夕悲吟其子之魂聞之因再生爲况子卽非熊也其事怪誕不足信本事詩又載况紅葉題詩事尤屬不經其所題詩亦猥鄙不足傳皆好事者爲之也舊本所有姑存之以爲談助云爾

翰苑集二十二卷

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
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
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榜
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
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榜子集五卷
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
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
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

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朱槩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贊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贊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贊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贊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

軾亦乞以贄文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
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
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贄
尚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
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
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贄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
句之末矣

權文公集十卷

內府
藏本

唐權德輿撰德輿字載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

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迹具唐書本傳德興嘗自
纂制集五十卷楊憑序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爲
五十卷楊嗣復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亦久無傳
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僅存
目錄及詩賦十卷劉大謨序而刻之又刪其無書
之目錄德興文集遂不可攷惟文苑英華及唐文
粹中時時散見耳考王士禛居易錄載權文公集
五十卷注曰詩賦十卷文四十卷碑銘八卷論二
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

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稱無錫顧宸藏本劉體
仁之子凡寫之以貽士禎者然則德輿全集康熙
中猶存不識何以今所傳者皆楊慎之殘本第士
禎所注卷目以數計之乃八十卷與五十卷之說
不合又不識其何故也

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

編修朱筠
家藏本

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
是書後有淳熙己酉崧卿自跋稱右昌黎先生集
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增考年譜一卷復次

其異同爲舉正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同而
多外鈔八卷其注稱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
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
據嘉祐劉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
文之遺見於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又以大庾韓
郁所編注諸本號外集者併考疑悞輯遺事共爲
外鈔刻之然則外鈔非方氏書特葛氏刻柳集以
配韓因而增入故崧卿跋不之及也據自跋與陳
氏所錄則此書蓋與文集外集附錄年譜並刻此

本惟有舉正蓋所存止此也十卷之末又有外集
舉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陳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
標卷第殆卽附之十卷中歟自朱子因崧卿是書
作韓文考異盛名所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幾希
泯滅此本紙墨精好內桓字缺筆避欽宗諱敦字
全書不避光宗諱蓋卽淳熙舊刻越五百載而幸
存者殆亦其精神刻苦足以自傳故若有呵護其
間非人力所能抑遏歟閻若璩號最博洽其潛邱
劄記中不知李浙東爲誰稱得李翱全集或可以

考今觀此本第六卷代張籍書下明注爲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云云則若璩亦未見此本可稱罕覩之笈其名曰舉正蓋因郭京易舉正之舊見首篇之自注考異刪去此條遂莫知其命名之義其於改正之字用朱書業刻本實作陰文蓋古無套板之法不能作二色也觀政和本草稱神農本經用朱書而皆作陰文是其明證謹附識於此 衍去之字以圓圈圍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圍之顛倒之字以墨線曲折乙之體例亦似較考異爲明晰所據碑本

凡十有七所據諸家之書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
大本祕閣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謝克家本李昉
本叅以唐趙德文錄宋白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
叅互鉤貫用力亦勤雖偏信閣本是其一失宜爲
朱子所糾然司馬遷因國策作史記不以史記廢
國策班固因史記作漢書不以漢書廢史記倪思
嘗集國策史記漢書之同異繁爲二書今其班馬
異同猶有傳本然則雖有考異不妨並存此書以
備叅訂亦何必堅持門戶盡沒前人著作之功乎

書錄解題又曰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講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今考外集舉正所列自海水詩至明水賦二十五篇之數俱全無所謂大顛三書者亦無所謂石刻聯句詩文之遺於他集者不知考異所據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闕所不知可矣

原本韓文考異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其書因韓集諸本互有異同方崧卿所

作舉正雖叅校衆本棄短取長實則惟以館閣本
爲主多所依違牽就卽南山有高樹詩之婆婆弄
毛衣傅安道所舉爲笑端者亦不敢明言其失是
以覆加考訂動爲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
合者一一詳爲辨證其體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
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
於全集之外別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
下以其易於省覽故流布至今不復知有朱子之
原本其間譌脫竄亂頗失本來此本出自李光地

家乃從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最爲精善
第一卷未有洽補注一條稱陪杜侍御游湘西兩
寺詩長沙千里平句千里當作十里言親至嶽麓
寺見之方氏及朱子皆未知又第四卷末洽補注
一條辨原性一篇唐人實作性原引楊倞荀子注
所載全篇證方氏舉正不悞朱子偶未及考又第
七卷末有洽補注一條辨曹成王碑中搏力勾卒
之義皆今本所未載其字爲徐用錫所校點畫不
苟然光地沒後其板旋佚故傳本頗少此本猶當

日之初印毫無刊缺尤可貴也

別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王伯大編伯大字幼學號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學士拜叅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伯大以朱子韓文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爲卷帙不便尋覽乃重爲編次離析考異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於南劍州又採洪興祖年譜辨證樊汝霖年譜注孫汝聽解韓醇解祝充解爲之音釋附於各篇之末厥後麻沙書坊以注

釋綴於篇末仍不便檢閱亦取而散諸句下蓋伯
大改朱子之舊第坊賈又改伯大之舊第已全失
其初卽卷首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
條者勘驗其文亦伯大重編之凡例非朱子考異
之凡例流俗相傳執此爲朱子之本實一悞且再
悞也據李光地翻刻宋板考異跋此本之舛譌遺
漏不一而足蓋屢次重編不能一一清整勢所必
然然注附句下較與文集別行者究屬易觀今錄
光地所刻十卷之本以存舊式仍錄此本以便叅

稽自宋以來經典釋文史記索隱均於原書之外
別本各行而監本經史仍兼行散入句下之本是
卽其例矣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內府藏本

宋魏仲舉編仲舉建安人書前題慶元六年刻於
家塾實當時坊本也首列評論詰訓音釋諸儒名
氏一篇自唐燕山劉氏迄潁人王氏共一百四十
八家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
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

二十家考異十家統計祇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數而所云新添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虛構其目務以炫博非實有其書卽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張籍等皆同時倡和之人劉煦宋祁范祖禹等亦僅撰述唐史均未嘗詮釋文集乃引其片語卽列爲一家亦殊牽合蓋與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均一書肆之習氣然其間如洪興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蔣璨任淵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張敦頤嚴有翼方崧卿李樗鄭耕老

陳汝義劉安世謝無逸李朴周行已蔡夢弼高元
之陸九淵陸九齡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許開周必
大史深大等有考證音訓者凡數十家原書世多
失傳猶賴此以獲見一二亦不可謂非仲舉之功
也朱彝尊稱此書尚有宋槧本在長洲文氏後歸
李日華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
論語筆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別集不與
焉蓋流傳既久又有所缺佚矣

東雅堂韓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東吳徐氏刻梓家塾
小印考陳景雲韓集點勘書後曰近代吳中徐氏
東雅堂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采
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他書者僅
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
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見宋史似道傳
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
其氏名併開板年月也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
凡例九條內稱廟諱一條確爲宋人之語景雲之

說爲可信知此本爲瑩中注也景雲又自注此文曰東雅堂主人徐時泰萬厯中進士官工部郎中今考明進士題名碑萬厯甲戌科有徐時泰長洲人蓋卽其人矣

韓集點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有通鑑胡注舉正已著錄是編取廖瑩中世綵堂所注韓集糾正其誤因彙成編卷首注曰校東雅堂本以廖注爲徐時泰東雅堂所翻雕也未有景雲自跋稱瑩中粗涉文義全無

學識其博采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卽文義亦多疎舛今觀所校考據史傳訂正訓詁刪繁補闕較原本實爲精密如別知賦之一旦爲仇證以爾雅元和聖德詩之麻列證以李白夢游天姥詩城南聯句之疆氓證以周禮鄭注梁國公主輓歌之厭翟證以毛詩鄭箋師說之句讀證以經典釋文送韓侍御序之所治證以魏文帝與吳質書祭李使君文之驚透證以揚雄方言左思賦烏氏廟碑之立議證以漢書顏注太原郡公神道碑之耆事證以

王安石文劉統軍墓誌之父訟證以漢書段熲傳
太傅董公行狀之其子乃證以唐書李萬榮傳以
至郾城聯句之謾噓當爲廋噓證以李藩傳進學
解之守正當爲宗王證以新唐書及文粹皆援據
精確他如引赤藤杖歌證南宮不止稱禮部引唐
志五岳四瀆令證廟令老人引德宗祔廟高宗已
祧證諱辨之治字亦具有典據而於時事辨別尤
詳可稱善本惟尸子先見公羊傳而云出漢書稍
爲疎漏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詩忽叅宋人

諧謔一條非惟無預於校讎乃併無預於韓集殊乖體例耳

詒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

內府藏本

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醇字仲韶臨邛人其始末未詳宗元集爲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爲元符間京師開行本一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脩家云卽禹錫原本案陳

振孫書錄解題曰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與振孫所說不符或後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見行之卷數亦未可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脩始雖非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於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叅校獨據此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者別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後蓋以此也

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爲之箋注又搜葺遺佚別成一卷附於外集之末權知珍州事王咨爲之序醇先作韓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書益與張敦頤韓柳音辨同時並出而詳博實過之魏仲舉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說明唐觀延州筆記嘗摘其注南霽雲碑不知汧城鑿穴之奇句本潘岳馬汧督誅是誠一失然不以害其全書也

增廣註釋音辨柳集四十三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童宗說註釋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宗

說南城人始末未詳敦頤有六朝事蹟已著錄緯
字仲寶雲間人據乾道三年吳郡陸之淵序稱爲
乙丑年甲科官瀟山廣文亦不知其終於何官也
之淵序但題柳文音義序中所述亦僅及緯仿祝
充韓文音義撰柳氏釋音不及宗說與敦頤書中
所註各以童云張云潘云別之亦不似緯自撰之
體例蓋宗說之註釋敦頤之音辨本各自爲書坊
賈合緯之音義刊爲一編故書首不以柳文音義
標目而別題曰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也其

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爲一分類排次已非劉禹錫所編之舊而不收王銍僞龍城錄之類則尚爲謹嚴其音釋雖隨文詮解無大考證而於僻音難字一一疏通以云詳博則不足以云簡明易曉以省檢閱篇韻之煩則於讀柳文者亦不爲無益矣舊有明代刊本頗多訛字此本爲麻沙小字板尚不失其真云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

內府藏本

宋魏仲舉編其板式廣狹字畫肥瘠與所刻五百家注昌黎集纖毫不爽蓋二集一時並出也前有評論訓詁諸儒姓氏檢核亦不足五百家書中所引僅有集注有補注有音釋有解義及孫氏童氏張氏韓氏諸解此外罕所徵引又不及韓集之博蓋諸家論韓者多論柳者較少故所取不過如是特姑以五百家之名與韓集相配云爾書後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乃原集未錄之文共二十五首附錄二卷則羅池廟牒及崇寧紹興加封誥詞

之類而法言注五則亦在其中又附以龍城錄二卷序傳碑記共一卷後序一卷而柳文綱目文安禮年譜則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論後附載程敦夫論一篇又揚雄酒箴李華德銘屈原天問劉禹錫天論之類亦俱採掇附入其體例與韓集稍異雖編次叢雜不無繁贅而旁搜遠引寧冗毋漏亦有足資考訂者且其本槧鏤精工在宋版中亦稱善本今流傳五六百年而紙墨如新神明煥發復得與昌黎集注先後同歸

祕府有類乎珠還合浦劍會延津是尤可爲寶貴矣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唐劉禹錫撰唐書禹錫本傳稱爲彭城人蓋舉郡

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

宋次道哀其遺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爲外

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

叔文被貶爲八司馬之一召還之後又以詠元都

觀桃花觸忤執政頗有輕薄之譏然韓愈頗與之

友善集中有上杜黃裳書歷引愈言爲重又外集
有子劉子自傳一篇敘述前事尚不肯詆謨叔文
蓋其人品與柳宗元同其古文則恣肆博辨於昌
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其詩則含蓄不足而精銳
有餘氣骨亦在元白上均可與杜牧相頡頏而詩
尤矯出陳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
蘇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
處劉克莊後村詩話乃稱其詩多感慨惟在人雖
晚達於樹似冬青十字差爲閒婉似非篤論也其

雜文二十卷詩十卷明時曾有刊板獨外集世罕
流傳藏書家珍爲祕笈今揚州所進鈔本乃毛晉
汲古閣所藏紙墨精好猶從宋刻影寫謹合爲一
編著之於錄用還其卷目之舊焉

呂衡州集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唐呂溫撰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
年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後謫道州刺史
徙衡州卒事迹具唐書本傳劉禹錫編次其文稱
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此本

先詩賦後雜文已非禹錫編次之舊又第六卷七卷誌銘已缺數篇卷末有孱守居士跋云甲子歲從錢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間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照陳解元棚本鈔入孱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蓋舒所重編也溫亦八司馬之黨當王叔文敗時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純粹而學春秋於陸淳學文章於梁肅則授受頗有

淵源集中如與族兄舉書深有得於六經之旨送薛天信歸臨晉序洞見文字之原裴氏海昏集序論詩亦殊精邃古東周城銘能明君臣之義以糾左氏之失其思子臺銘序謂遇一物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其文章之本可見矣惟代尹僕射度女爲尼表可以不存而諸葛侯廟記以爲有才而無識尤好爲高論失之謬妄分別觀之可矣

張司業集八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唐張籍撰籍字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事蹟附載唐書韓愈傳中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槩稱張王未爲篤論韓愈稱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諒矣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相其筆力亦在李翱皇甫湜間視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剗雕亦爲勝之昌黎集有代籍上李泐東書稱以盲廢然集中祭退之詩稱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則愈沒之時籍猶執筆作

字知其目疾已愈世傳盲廢者非也其集爲張洎所編洎序稱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綴輯得四百餘篇考丙午爲南唐李昇昇元元年當晉開運三年乙丑爲宋乾德二年蓋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亦云勤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張洎所編籍詩名木鐸集凡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刻之平江此本爲明萬厯中和州張尙儒與張孝祥平湖集合刻者尙儒稱購得河中劉侍御本又叅以朱蘭嶠太史金陵刊本得詩

四百四十九首并錄與韓昌黎書二首訂爲八卷
則已非張洎湯中之舊然其數不甚相遠似乎無
所散佚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
士解褐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下急使氣數忤
同省求分司裴度特愛之辟爲東都判官其集唐
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雜文三十八篇
與今本合唐書本傳載湜爲度作光福寺碑文咈

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曰吾自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緘何遇我薄耶高彥休唐闕史亦載是碑併記其字數甚詳蓋實有是作非史之謬然此本僅載况集序而碑文已佚卽集古金石二錄已均不載此碑殆唐末尙存故彥休得見五代兵燹遂已亡失歟足證此本爲宋人重編非唐時之舊矣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竒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

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鄭玉師山遺文有
與洪君實書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
人意其言語叙次却是著力鋪排徃徃反傷工巧
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
數云云蓋講學之家不甚解文章體例持論徃徃
如斯不足據亦不足辨也集中無詩洪邁容齋隨
筆嘗記其活溪一篇以爲風格無可采陸游跋湜
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此詩
爲論文而作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一篇蘇軾集

之我雖不工書一篇卽是此格安可全詆游之所
辨是也游集又有一跋謂司空圖論詩有皇甫祠
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邁逸之語疑湜亦有詩集又
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詩
文各爲集之故其說則不盡然三人非漠漠無聞
之流果別有詩集文集豈有自唐以來都不著錄
者乎

李文公集十八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唐李翱撰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暉之

裔也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
校戶部尚書事迹具唐書本傳其集唐藝文志作
十八卷趙汭東山存稿有書後一篇稱李文公集
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藏
本與唐志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
卷近時凡有二本一爲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抄本
國朝徐養元刻之譌舛最甚此本爲毛晉所刊仍十
八卷或卽蘇天爵家本歟考閣若璩潛邱劄記有
與戴唐器書曰特假舊唐書叅考李浙東不知何

名或李翱習之全集出尙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
尋訪矣云云則似尙不以爲足本不知何所據也
翱爲韓愈之姪婿故其學皆出於愈集中載答皇
甫湜書自稱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
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
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
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
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
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

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鄭獬謂其尙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矣集不知何人所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特爲精審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翱在其前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爲帝制隋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翱乃以題其祖之行狀殊爲不經編集者無所

刊正則殊失別裁矣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葉適亦謂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韓退之遠遊聯句記其一聯振孫所謂有一詩者蓋蜀本適所謂不載詩者蓋卽此本毛晉跋謂邇來鈔本始附戲贈一篇蓋未考振孫語也然傳燈錄一詩得於鄭州石刻劉攽中山詩話云唐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習之集乃

收此詩爲不可曉茗溪漁隱叢話所論亦同惟王
楙野客叢書獨據僧錄敘翱仕履斷其實嘗知鄭
州諸人未考考開元寺僧嘗請翱爲鐘銘翱答以
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
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
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
甚矣何貴乎吾之先學也觀其書語豈肯向藥山
問道者此石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不信
佛而緇徒務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楙乃以翱

嘗爲鄭州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金山志
載翔五言律詩一篇全勦五代孫鮪作則尤近人
所托不足與辨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人之才力有
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
詩不應散亡無一篇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
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
者也斯言允矣

歐陽行周集十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唐歐陽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舉進士官至四門

助教事迹具新唐書文藝傳其集有大中六年李
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
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蓋此三
人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並有名聲其優劣
未經論定故貽孫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實有古格
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爲歐陽生哀辭稱許
甚至亦非過情也太原贈妓一詩陳振孫書錄解
題力辨函魯之誣考閩川名士傳載詹游太原始
末甚詳所載孟簡一詩乃同時之所作亦必無舛

悞又邵博聞見後錄載妓家至宋猶隸樂籍珍藏
詹之手迹博嘗見之則不可謂竟無其事蓋唐宋
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爲訝見於諸家詩集
者甚多亦其時風氣使然固不必獎其風流亦不
必諱爲瑕垢也惟王士禎池北偶談摘其自誠明
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
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諸
句以爲離經畔道則其說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
學者論多駁雜難以盡糾亦存而不論可矣

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李華之從子也

貞元八年登進士第九年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

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

李華傳內韓愈爲誌其墓文載昌黎集中是集前

三卷爲大順元年給事中陸希聲所編希聲自爲

之序後爲外編二卷題曰蜀人趙昂編希聲後至

宰相昂則未詳其仕履晁公武讀書志稱昂所編

凡十四篇此本闕帖經日上王侍御書一篇又時

時有闕句闕字蓋輾轉傳寫脫佚久矣觀與韓愈
歐陽詹爲同年並以古文相砥礪其後愈文雄視
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僅存論者以元賓早世其
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獨擅其名希聲之序
則謂文以理爲本而詞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詞故
詞勝其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
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詞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
不及退之之質今觀其文大抵瑯瑑艱深或格格
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

之工或不及則不幸早凋未卒其業之故也然則
當時之論以較蛻樵則可以較於愈則不及希聲
之序爲有見宜不以論者爲然也顧當瑯章繪句
之時方競以駢偶鬪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
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王士禛
池北偶談詆其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如醉人
使酒罵坐抑之未免稍過矣惟希聲之序稱其文
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品題頗當今併錄之以
弁於篇首焉

孟東野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孟郊撰郊字東野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事蹟附載新唐書韓愈傳愈集中貞曜先生墓誌銘卽爲郊作也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稱世傳其集編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二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濟所纂凡二卷一百八十篇取韓愈贈郊句名之曰咸池集自餘諸家所雜錄不爲編帙諸本各異敏求總括遺逸刪除重複分十四類編集得詩五百一十一篇又以雜

文二篇附於後共爲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敏求所編也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蘇軾詩空螯小魚之謂始有異詞元好問論詩絕句乃有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之句當以蘇尙俊邁元尙高華門徑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詩品格不以二人之論減價也

長江集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唐賈島撰島字闔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後返

初服舉進士不第坐謗責授長江主簿終於普州
司倉叅軍島之謫也唐書本傳謂在文宗時王定
保據言謂在武宗時晁公武讀書志謂長江祠中
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陳振孫書錄解題亦
稱遂寧刊本首載此制二人皆辨其非今考集中
卷二有寄與令狐相公詩不署其名卷五有送令
狐綯相公詩卷六有謝令狐綯相公賜衣九事詩
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詩二首則顯出綯名考綯本
傳其爲相在大中四年十月與石刻墨制年號相

合然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年譜在元和六年
本傳載島卒時年五十六從大中九年逆數至元
和六年凡四十五年則愈贈詩時島纔十二歲自
長江移普州又在其後則愈贈詩時島不滿十歲
恐無此理今檢與綯諸詩皆明言長江以後尙無
顯證至送綯詩中有梁園趨旌節句又有是日榮
遊汴當時怯往陳句當是楚鎮河中之時若綯則
未嘗爲是官島安得有是語乎知原集但作令狐
相公遂寧本各增一綯字以遷就大中九年之制

經晁陳二家辨明故後來刊本削去此制而詩題
所妄增則未及改正耳晁氏稱長江集十卷詩三
百七十九首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僅佚其一
蓋猶舊本唐音統籤載島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
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絕云二句三
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晁氏
其併此數之爲三百七十九耶集中劍客一首明
代選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惟
舊本才調集誰有作誰爲

案爲字
去聲

馮舒兄弟嘗論

之以有字爲後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誰爲然則猶舊本之未改者矣

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唐李賀撰賀事迹具新唐書文學傳案賀系出鄭王故自以郡望稱隴西實則家於昌谷昌谷地近洛陽於唐爲福昌縣今爲宜陽縣地集中屢言歸昌谷宋張耒集有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宅詩又福昌懷古詩中亦有李賀宅一首其明證矣幽閒鼓吹稱賀遺詩爲其表兄投溷中故流傳者少然但

謂李藩所收耳其沈子明所編杜牧所序者實未嘗亡牧序述子明之書稱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則卷帙併賀所手定也唐宋志皆稱賀集五卷較牧序多一卷檢文獻通考始知爲集四卷外集一卷吳正子昌谷集箋注曰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鮑本也嘗聞薛常州士龍言長吉詩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云云蓋外集詩二十三首合之則爲二百四十二除之則爲二百

一十九實卽一本也惟正集較杜牧所序少十四首而外集較黃伯思東觀餘論所跋少二十九首則莫可考耳樂府詩集載有賀靜女春曙曲一首少年樂一首今本皆無之得非伯思藏本所佚耶正子又謂外集詞意儂淺不類賀作殆出後人摹仿然正集如苦篁調嘯引之類句格鄙率亦不類賀作古人擦觚亦時有利鈍如杜甫詩之林熱鳥張口水渾魚掉頭使非刊在本集誰信爲甫作哉疑以傳疑可矣

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西泉吳正子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辰翁所評班馬異同已著錄正子則不知何許人近時王琦作李長吉歌詩彙解亦稱正子時代爵里未詳考此本以辰翁之評列於其後則當爲南宋人又外集之首注稱嘗聞薛常州士龍言云云士龍爲薛季宣字據書錄解題季宣卒於乾道九年則正子亦孝宗時人矣注李賀詩者明以來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

隨陳慥陳開先楊研吳甫六家之辨注孫枝蔚張
恂蔣文運胡廷佐張星謝啟秀朱潮遠七家之評
王琦又采諸家之說作爲彙解遞相糾正互有發
明而要以正子是注爲最古賀之爲詩冥心孤詣
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
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
故杜牧序稱其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而諸家
所論必欲一字一句爲之詮釋故不免輾轉膠轕
反成滯相又所用典故率多點化其意藻飾其文

宛轉闕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聲句因羲
和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聲非真有敲
日事也又如秋墳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
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
文衍義詎得其真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
紫塞之說而改塞土爲塞上引隋書長孫晟傳望
見磧北有赤氣爲匈奴欲滅之徵此豈復作者之
意哉正子此注但畧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鑿
其說猶勝諸家之淆亂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

後來竟陵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
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
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今亦並錄之以
資叅證焉

絳守居園池記注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注宗師始末
具韓愈所作墓誌中是文乃長慶三年宗師官絳
州刺史卽守居構園池自爲之記文僻澀不可句
讀董道廣川書跋稱嘗至絳州得其舊碑剝刮劑

洗見其後有宗師自釋然僅畧注亭榭之名其文
仍不盡可解故好奇者多爲之注據李肇國史補
稱唐時有王晟劉忱二家今並不傳故趙仁舉補
爲此注皇慶癸丑吳師道病其疎漏爲補二十二
處正六十處延祐庚申許謙仍以爲未盡又補正
四十一條至順三年師道因謙之本又重加刊定
復爲之跋二十年屢經竄易尙未得爲定藁蓋其
字句皆不師古不可訓詁考證不可據其文義推
測鉤貫以求通一篇之文僅七百七十七字而衆

說糾紛終無定論固其宜也以其相傳既久如古
器銘識雖不可音釋而不得不謂之舊物賞鑒家
亦存而不棄耳宗師別有越王樓詩序其僻澁與
此文相類計有功唐詩紀事尙載其文諸家未注
蓋偶未及檢

國朝仁和孫之騾始合二篇而注之題曰樊紹述集
今別著於錄云

王司馬集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唐王建撰建字仲和潁州人大曆十年進士太和

中爲陝州司馬據文獻通考建集本十卷此本爲
國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體二卷近體六卷蓋後人
所合併前有介祉序謂虞山毛氏曾有刊本行世
校對亦未盡善至宮詞自宋南渡後逸去其七好
事者妄爲補之如淚盡羅巾白樂天詩也鴛鴦瓦
上花蘂夫人詩也寶帳平明王少伯詩也日晚長
秋與日映西陵樂府銅爵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
屏與閒吹玉殿昭華管皆杜牧之詩也獨楊升菴
集中別載七首云得之古本今錄於後云云介祉

所論蓋本之胡仔君漢漁隱叢話其考證皆精確
惟楊慎之言多不足據石鼓文尙能偽造何有於
王建宮詞介祉遽從而增入未免輕信之失至於
傷近而不見乃玉臺新詠舊題此本譌爲傷近者
不見江南三臺名見樂府詩集及才調集此本譌
爲江南臺亦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譏毛本但取
以相較猶爲此善於彼耳

沈下賢集十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

曰吳興人似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之詩亦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似真吳興人矣唐人里貫多錯互不得其真未之詳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爲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著二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併對一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

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觀其答學文僧請益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煨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畧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謂弄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考秦夢記異夢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卷均注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

之本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爲小說家所採從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摭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著姓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爲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間不應有丙申蓋卽此本而曾誤記寅爲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爲二十卷亦誤倒其文也池北偶談又記末有萬厯丙午徐燊跋此本無之而別有跋曰吳興文集十二卷義取艱深字多舛脫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

先生借所藏季滄葦抄本校閱一過題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爲誰然則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槩可見矣

道昔遊集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李紳撰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唐書本傳此集皆其未爲相時所作晁公武讀書志載前有開成戊午八月紳自序此本無之詩凡一百一首新唐書本傳所載貶端州司馬禱神灘漲及

刺壽州虎不爲暴爲河南尹惡少斂迹皆語出此
集史傳事須實錄而宋祁以所自言者爲據殊難
徵信且考紳之赴端州也在夏秋之間其妻子舟
行十月始至其時灘水減矣故以書祝媪龍祠而
江復漲紳詩內及所自注者如此祁乃以爲紳自
度嶺時事是閱其集亦未審後儒以名之輕重爲
文之是非必謂新書勝舊書似非篤論也紳與李
德裕元稹號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勸迂辛酒閒吟
短李詩句今觀此集音節啞緩似不能與同時諸

人角爭強弱然春容恬雅無雕琢細碎之習其格
究在晚唐諸人刻畫纖巧之上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有次柳氏舊聞已著錄是編凡
分三集會昌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外集皆賦詩
雜文窮愁志則遷謫以後閒居論史之文也明代
袁州有刊本然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
本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卽窮愁志與
晁公武讀書志所載相合意卽蜀本之舊歟陳振

孫書錄解題稱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卷又稱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錄辨謗畧諸書共十一卷則其本不傳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皆爲翰林學士號令大典冊咸出其手而文多不傳制意皆在五十卷內也會昌一品集序鄭亞所作李商隱集所謂滎陽公者是也其文亦見商隱集稱代亞作而兩本異同者不一考尋文義皆以此集所載爲長蓋亞所改定之本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別集類四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

通行本

唐元稹撰稹事迹具唐書本傳考稹與白居易書稱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

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五七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又稱有悼亡詩數十首艷詩百餘首自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成二十卷又稱昨巴南道中有詩五十一文書中得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然則稹三十七歲之時已有詩千餘首唐書本傳稱稹卒時年五十三其後十六年中又不知所作凡幾矣白居易作稹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唐書藝文志又載有

小集十卷然原本已闕佚不傳此本爲宋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所傳明松江馬元調重刊自一卷至八卷前半爲古詩八卷後半至九卷爲傷悼詩十卷至二十二卷爲律詩二十三卷爲古樂府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爲新樂府二十七卷爲賦二十八卷爲策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爲書三十二卷至三十九卷爲表狀四十卷至五十卷爲制誥五十一卷爲序記五十二卷至五十八卷爲碑誌五十九卷至六十卷爲告祭文其卷帙與舊說不符

卽標目亦與自敘迥異不知爲何人所重編前有
麟序稱稹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以不顯惟嗜書
者時時傳錄某先人嘗手自鈔寫謹募工刻行云
云則麟及其父均未嘗有所增損蓋在北宋卽僅
有此殘本爾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通行本

唐白居易撰居易有六帖已著錄案錢曾讀書敏
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
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厯以

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今考居易嘗自寫其集分置僧寺據所自記太和九年置東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開成元年置於聖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開成四年置於蘇州南禪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爲六十七卷皆題曰白氏文集開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爲十卷則別題曰洛中集惟長慶四年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稱盡徵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稱明年

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則長慶
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爲
無據然唐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
錄又高斯得恥堂存稿有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
錄傳於今者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
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則謂宋刻必
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况元稹之序本爲長慶集
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注稱元相公

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已移并
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厯以後之詩文均編爲續
集襲其舊名矣未可遽以總題長慶爲非也其卷
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
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
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
標總數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
可得詳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謂集中進士策
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

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改竄則今所
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汪立名編立名有鐘鼎字源已著錄唐白居易
長慶集詩文各半立名引宋祁之言謂居易長於
詩而他文未能稱是因別刊其詩以成是集又據
元稹序謂長慶時所作僅前五十卷其實歷以後
所作不應概名以長慶

案立名此論未確已
詳辨於長慶集下

因卽

其歸老之地題曰香山參互衆本重加編次定爲

長慶集二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一卷又采摭諸書爲補遺二卷而以新定年譜一卷陳振孫舊本年譜一卷併元稹長慶集序一篇舊唐書本傳一篇冠於首復采諸書之有關居易詩者各箋注於其下居易集在東林寺者陸游入蜀記稱宋時已佚真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壞於兵其傳於世者錢曾所云宋本莫知存佚舊有明武定侯家刻本今亦罕見世所行者惟蘇州錢氏松江馬氏二本皆頗有顛倒訛舛胡震

亨唐音丁鑑所錄又分體瑣屑往往以一題割隸
二卷殊爲叢脞立名此本考證編排特爲精密其
所箋釋雖不能篇篇皆備而引據典核亦勝於注
書諸家漫行支離徒溷耳目益於諸刻中特爲善
本其書成於康熙壬午朱彛尊宋犖皆爲之序云

鮑溶詩集六卷外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鮑溶撰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其仕履未詳
溶詩在後世不甚著然張爲作主客圖以溶爲博
解宏拔主以李羣玉爲上入室而爲與司馬退之

二人同居入室之列則當時固絕重之也其集宋
史館舊本五卷訛題鮑防曾鞏始據唐文粹唐詩
類選考正之又以歐陽修本參校增多三十三篇
合舊本共二百三十三篇釐爲六卷晁公武讀書
志仍作五卷稱惟存一百九十三篇餘皆佚此本
爲江南葉裕家所鈔首有曾鞏校上序今核所錄
惟集外詩一卷與曾鞏新增三十三首之說合其
正集比鞏序多一卷而詩止一百四十五首蓋舊
本殘缺傳寫者離析卷帙以足鞏序之數而忘外

集一卷本在六卷中也全唐詩所錄較此本多十
六首較晁本多二首而較曾本尚少三十九首則
其集之佚者多矣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內府藏本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登進
士第官至中書舍人事蹟附載新唐書杜佑傳內
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
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王士禎居易錄謂舊藏
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

考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
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
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故
士禎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
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概序較克莊所見別集
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
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
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
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媠語

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

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

案杜秋詩

非艷體克莊此語殊誤

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

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

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

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

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

於民間疏於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

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

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
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
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
有是語及爲戡誌墓乃借以發之故攄以爲牧之
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
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輿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
一篇朱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衮梁
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
之至藩鎮傳敘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

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卽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
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
班馬香李杜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
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
體矣

姚少監詩集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姚合撰合宰相崇之曾孫也登元和十一年進
士第調武功主簿又爲富平萬年二縣尉寶應中

歷監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郎出爲荆杭二州刺史後爲戶刑二部郎中諫議大夫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於秘書少監然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
派亦稱武功體以其早作武功縣詩三十首爲世傳誦故相習而不能改也合選極元集去取至爲精審自稱所錄爲詩家射雕手論者以爲不誣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張爲作主客圖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以合爲入室然合詩格與益不相類不知爲何以云然其

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以爲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遂爲論者所排然由摹倣者滯於一家趨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遽懲羹而吹虀也此本爲毛晉所刻分類編次唐人從無此例殆宋人所重編晉跋稱此爲浙本尚有川本編次小異又稱得宋治平四年王頤石刻武功縣詩三十首其次序字句皆有不同然則非唐時舊本審矣

李義山詩集三卷

內府藏本

唐李商隱撰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
進士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宏農尉會昌二年又
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歷佐幕
府終於東川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
書文藝傳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縟麗然庭
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
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爲唐人
能學老杜而得其籓籓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
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

崑體致伶官有搏摭之譏劉攽載之中山詩話以爲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作詩者不以爲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崑詩渾河中詩詆爲淺近後江西一派漸流於生硬粗鄙詩家又返而講溫李自釋道源以後注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爲深解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句則借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踪之

類是也有戲爲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
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
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
連悞合爲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
字爲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
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傳誦多錄其綺艷
之作如集中有感二首之類選本從無及之者取
所短而遺所長益失之矣

李義山詩注三卷附錄一卷

通行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李商隱詩
舊有劉克張文亮二家注本後俱不傳故元好問

論詩絕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

之語

案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隱之詩好問
竟以商隱爲西崑殊爲謬誤謹附訂於此

明末釋道源始爲作注王士禛論詩絕句所謂獮

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

在尚有彌天釋道安者卽爲道源是注作也然其

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

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注後來注商隱

集者如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爲
藍本而補正其闕悞惟商隱以婚於王茂元之故
爲令狐絢所擠淪落終身特文士輕於去就苟且
目前之常態鶴齡必以爲茂元黨李德裕絢父子
黨牛僧孺商隱之從茂元爲擇木之智渙邱之公
然則令狐楚方盛之時何以從之受學令狐絢見
讎之後何以又屢啓陳情新舊唐書班班具在鶴
齡所論未免爲回護之詞至謂其詩寄托深微多
寓忠憤不同於温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艷之詞則

所見特深爲從來論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譜於商
隱出處及時事頗有疎漏故多爲馮浩注本所糾
又如有感二首詠文宗甘露之變者引錢龍惕之
箋以李訓鄭注爲奉天討死國難則觸於明末瑞
禍有激而言與詩中如何本初輩自取屈辱誅臨
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諸句顯爲背觸殊失商隱
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
侃軍宜次石頭者竟以稱兵犯闕望劉從諫漢十
常侍之已事獨未聞乎鶴齡又引龍惕之語不加

駁正亦未免牽就其詞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
闕所不知絕不牽合新舊唐書務爲穿鑿其摧陷
廓清之功固超出諸家之上矣

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

通行本

國朝徐樹穀箋徐炯注樹穀字藝初康熙乙丑進士
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進士
官至直隸巡道皆崑山人考舊唐書李商隱傳解
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樊南
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

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

國初吳江朱鶴齡始裒輯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於林佶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畧爲詮釋而多所疎漏蓋猶未竟之稿樹穀因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徵其典故訓詁以爲之注其中上崔華

州書一篇樹穀斷其非商隱作近時桐鄉馮浩注
本則辨此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
從非崔戎故賈相國乃賈餗非賈耽崔宣州乃崔
鄴非崔羣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之誤疑又重陽
亭銘一篇炯據全蜀藝文志採入馮浩注本則辨
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爲舊碑漫漶楊慎
僞補足之援慎僞補樊敏柳敏二碑證炯之誤信
又據成都文類採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
公書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疎漏然

上京兆公書乃案牘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錄焉

溫飛卿集箋注九卷

內府藏本

明曾益撰顧子咸補輯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注中不署名者益原注署補字者予咸注署嗣立案者則所續注也益字子謙山陰人其書成於天啓中子咸字小阮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由庶吉士改補中書舍人曾注繆譌頗多如漢皇迎春

詞乃詠漢成帝時事而以漢皇爲高祖邯鄲郭公
詞爲北齊樂府舊題郭公者傀儡戲也舊本訛詞
爲祠遂引東京郭子儀祠以附會祠字之訛嗣立
悉爲是正考據頗爲詳核然多引白居易李賀李
商隱詩爲注雖李善注洛神賦遠遊履字引繁欽
定情詩爲證古人本有此例然必謂夜宴謠裂管
字爲用居易翕然聲作如管裂句曉仙謠下視九
州字用賀遙望齊州九點煙句生襟屏風歌銀鴨
字用商隱睡鴨香鑪換夕薰句似乎不然是亦一

短也唐藝文志載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
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宋志亦同陳振孫書錄
解題作飛卿集七卷又陸游渭南集有溫庭筠集
跋稱其父所藏舊本以華清宮詩爲首中有早行
詩後得蜀本則早行詩已佚文獻通考則云溫庭
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是宋刻已非一本矣曾
本合爲四卷名曰八义集以作賦之事名其詩頗
爲杜撰嗣立此注稱從所見宋刻分詩集七卷別
集一卷以還其舊疑卽通考所載之本又稱采文

苑英華萬首絕句所錄爲集外詩一卷較曾本差
爲完備然總之非唐本之舊也

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許渾撰渾字用晦武后朝宰相圜師之後考新
唐書宰相世系表圜師爲安陸許氏渾爲其後應
亦出於安陸陳振孫書錄解題乃稱渾爲丹陽人
觀集中送王總歸丹陽詩有曰憑寄家書爲回報
舊居還有故人知其家於丹陽猶李白系出隴西

而爲蜀人矣渾太和六年進士及第爲當塗太平
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
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其曰丁卯集者潤
州有丁卯橋渾別墅在焉因以名集集中有夜歸
丁卯橋村舍詩是也新唐書藝文志作二卷晁氏
讀書志亦作二卷陳氏書錄解題注云蜀本有拾
遺二卷今之續集當卽陳氏所謂拾遺爲後人改
題其續補及集外遺詩又後人掇拾增入耳惟晁
氏稱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止二卷是本篇數雖

合而卷帙不同蓋總非宋人刊本之舊矣毛晉汲古閣刊本亦二卷詩僅三百餘篇疑卽晁氏所見之本讀書志或誤三爲五亦未可知以此本較毛本完備故置彼而錄此焉

文泉子集六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劉蛻撰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四年進士及第咸通中官至左拾遺外謫華陰令案王定保唐摭言載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亦善爲文則蛻當爲商州人又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劉蛻桐廬人官至

中書舍人有從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敘爵里復不同或疑爲別一劉蛻未之詳也是集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後辛卯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內外篇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雨雷亢燄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觀其命名之義自負者良厚其文豕銘最爲

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
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
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
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藹如之旨然唐之未造
相率爲纂組俳優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
亦可謂特立者矣高彥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
公益之僞其學蓋有根柢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咸
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絢子瀉恃權納貨
之罪坐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矯矯宜其

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庚辰
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采
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畧云爾

李羣玉集三卷後集五卷

江蘇蔣曾
瑩家藏本

唐李羣玉撰羣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詣闕
進詩授宏文館校書郎其集首載羣玉進詩表及
令狐綯薦狀鄭處約所行制詞表稱歌行古體今
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合三百首考劉禹錫作柳
宗元集序稱三十二通

案今本作四十五
通乃後人追改

則唐時

以一通爲一卷今本三卷已與表不合又表稱三百首而今本正集僅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亦僅一百一十三首合之不足三百之數觀中卷之未出春明門一首自注曰時請告歸則此集雖仍以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分目而已兼得官以後之詩非復奏進之原本矣太平廣記載羣玉遇湘君事甚異其詩今載後集第三卷然前一首爲弔古之詞無媒褻之意後一首寫當時棹女與二妃尤不相關况羣玉雖放誕風流亦豈敢造作

言語瀆慢神明汚衊古聖殆因其詩爲時傳誦小說家因造此事附會之耳洛神詔爲感甄李善至引以註文選俗語丹青往往如是未可據爲實錄也

梨岳集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唐李頻撰頻字德新壽昌人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累遷建州刺史卒於官州民思其德立廟梨山事迹具唐書文藝傳頻爲姚合之壻然其詩別自爲格不類武功之派是編本名建州刺史

集後人敬頻之神尊梨山曰梨岳集亦因之改名
初罕傳本真德秀得本於三館欲刻未果嘉熙三
年金華王埜始求得舊本鋟板元元貞及後至元
間頻裔孫邦材會同明永樂中河南師祐正統中
廣州彭森先後重刊者四此本卽正統刻也凡詩
一百九十五首較全唐詩所載少八首而送劉山
人歸洞庭一首卷中兩見惟起二句小異又秋宿
慈恩寺遂上人院詩誤作送宋震先輩赴青州題
與詩兩不相應殊不及席氏唐百家詩本之完善

末爲附錄則歷朝廟祀勅書碑記及刻詩序跋張復彭森二序皆稱初刻出真德秀與王埜序稱德秀欲刻不果者自相矛盾未喻其故殆傳聞訛異歟王士禛居易錄稱詩人爲神未有頻之顯著者然頻詩自佳耳其爲神則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也

孫可之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函谷以外幅員遼濶不知其籍何郡縣也大中九年進

士授中書舍人僖宗幸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
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通
考皆載樵經緯集三卷書錄解題稱樵自爲序凡
三十五篇此本十卷爲毛晉汲古閣所刊稱王鏊
從內閣抄出前載樵自序稱藏書五千卷常自探
討幼而工文得其真訣廣明元年駕避岐隴朝廷
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論旌其才行遂閱
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撮其
可觀者三十五篇云云與陳振孫之說合又稱編

成十卷藏諸篋笥云云則與三卷之說迥異近時
汪師韓集有孫文志疑序一篇因謂樵文惟唐文
粹所載後佛寺奏讀開元雜報書褒城驛刻武侯
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_貞貞秀才書
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於十篇爲真
餘一十五篇皆後人僞撰然卷帙分合古書多有
未可以定真僞且師韓別無確據但以其字句
格局斷之尤不足以爲定論也樵與王霖秀才書
云某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

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其與友人
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
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
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讀書志引蘇軾之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
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其論甚微毛晉跋是集
乃以軾言爲非所見淺矣

麟角集一卷

浙江汪啓
叔家藏本

唐王棨撰棨字輔之福清人咸通三年進士官至

水部郎中黃巢亂後不知所終唐代取士科目至
多而所最重者惟進士其程試詩賦文苑英華所
收至夥然諸家或不載於本集中如李商隱以霓
裳羽衣曲詩及第而玉溪生集無此詩韓愈以明
水賦及第而其賦乃在外集是也其自爲一集行
世得傳於今者惟棨此編凡律賦四十五篇又棨
八代孫宋著作郎蘋於館閣得棨省試詩錄附於
集凡二十一篇題曰麟角者蓋取顏氏家訓學如
牛毛成如麟角之義以及第比登仙也集中佳作

已多載文苑英華中雖科舉之文無關著述而當時風氣畧見於斯錄而存之亦足備文章之一格也

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

江蘇蔣曾
瑩家藏本

唐曹鄴撰鄴字鄴之陽朔人明蔣冕序稱大中間登進士第由天平節度掌書記累遷太常博士祠部郎中仕至洋州刺史然鄴谷雲臺編有送曹鄴吏部歸桂林詩則又嘗官吏部冕考之未盡也唐書高元裕傳載鄴爲太常博士時議高瓌贈諡事

其論甚偉顧其詩乃多怨老嗟卑之作蓋坎壈不
遇晚乃成名故一生寄託不出此意不但韋慤所
稱四怨三愁五情諸篇及乎登第以後杏園席上
同年詩則曰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獻恩門詩
則曰名字如鳥飛數日便到越寄陽朔友人詩則
曰桂林須產千株桂未解當天影日開我到月中
收得種爲君移向故園栽又何其淺也張爲作主
客圖鄴與其數則當時亦爲文士所推其讀李斯
傳及始皇陵下作二首諸家選本或取之然皆無

深致唐志載鄴集三卷今僅二卷其有佳篇而逸之耶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可也未附曹唐詩一卷唐字堯賓桂林人初爲道士大和中返初服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其遊仙詩最著名蓋本顏延之爲織女贈牽牛詩而曼衍及諸女仙各擬贈答然諸篇姓名雖易語意畧同實非傑出之作唐志載其集亦三卷蔣冕求其原本不獲乃蒐諸選本裒成一卷附之曹鄴詩後以二人皆粵西產耳

皮子文藪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皮日休撰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居於鹿門山自號醉翁先生登咸通八年進士官太常博士唐書稱其降於黃巢後爲所害尹洙河南集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則稱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子光業爲吳越丞相生璨爲元帥判官子良卽璨之子陸游老學菴筆記亦据皮光業碑以爲日休終於吳越並無陷賊之事皆與史全異未知果誰是也是編乃其文集自序稱咸通丙戌不上第退歸州墅編次其文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文藪凡

二百篇宋晁公武謂其尤善箴銘今觀集中書序
論辨諸作亦多能原本經術其請孟子立學科請
韓愈配饗太學二書在唐人尤爲卓識不得僅以
詞章目之集中詩僅一卷蓋已見松陵唱和集者
不復重編亦如笠澤叢書之例耳王士禎池北偶
談嘗摘其中鹿門隱書一條與元徵君書一條皆
世民二字句中連用以爲不避太宗之諱今考之
信然後人傳寫古書往往改易其諱字安知日
休原本非世本作代民本作人而今本易之耶是

固未足爲日休病也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唐陸龜蒙撰龜蒙有耒耜經已著錄此集爲龜蒙自編以其叢脞細碎故名叢書以甲乙丙丁爲次後又有補遺一卷宋元符間蜀人樊開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毘陵朱衮復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補遺爲三此本爲元季龜蒙裔孫德原重鐫旣依蜀本釐爲四卷而序仍毘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誤也王士禎漁洋文畧有此書跋謂得都穆重刊蜀

本內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而此本錦裙
在乙集迎潮詞在丙集敘次又不盡依蜀本之舊
疑德原又有所竄亂矣龜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
於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其甲乙惟雜文則
龜蒙小品爲多不及日休文藪時標偉論然閒情
別致亦復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長也

甫里集二十卷

浙江汪汝
璞家藏本

唐陸龜蒙撰龜蒙著作頗富其載於笠澤叢書者
卷帙無多卽松陵集亦僅倡和之作不爲賅備宋

寶祐間葉茵始蒐采諸書得遺篇一百七十一首
合二書所載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編
爲十九卷並附錄總爲二十卷林希逸爲序刊板
置於義莊歲久闕失明成化丁未崑山嚴景和重
刊之於附錄之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銘一
篇陸鉞序之萬厯乙卯松江許自昌又取嚴本重
刻於附錄中續增范成大吳郡志一條王鏊姑蘇
志一條其餘詩十三卷賦二卷雜文四卷則悉依
舊次卽此本也葉本所附顏萱過張祐丹陽故居

詩序龜蒙特屬和而已其事不應附之於集胡宿
碑銘姑蘇志云其碑亡嚴氏所錄乃有全文意成
化中宿集尙未佚也希逸序中辨詔拜拾遺一事
極精核足證新唐書之誤茵於楊億談苑所載彈
鴨一事反覆辨其必無殊爲蛇足文人游戲亦復
何關於賢否乃必以爲瑕玷而諱之亦迂拘之甚
矣

詠史詩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胡曾撰曾邵陽人文苑英華載其二啓皆干謁

方鎮之作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咸通末爲漢南
從事何光遠鑑戒錄判木夾一條載高駢鎮蜀曾
爲記室有草檄論西山八國事蓋終於幕府也是
編雜咏史事各以地名爲題自共工之不周山迄
於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文獻通考載三卷此
本不分卷數蓋後人合而編之其詩興寄頗淺格
調亦卑何光遠稱其中陳後主吳夫差隋煬帝三
首然在唐人之中未爲傑出惟其追述興亡意存
勸戒爲大旨不悖於風人耳每首之下抄撮史書

各爲之注前後無序跋亦不載注者名氏觀所引
證似出南宋人手如鉅橋詩中遂作商郊一聚灰
句注曰武王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詩謂其作商郊聚灰非也又渭濱
詩當時未入非熊夢句注曰舊作非熊俗本誤後
世莫知是正亦間有駁正然舛陋特甚如洞庭詩
詠軒轅自指張樂一事而注乃置莊子本文引史
記鼎湖之說未免失之於眉睫徒以舊本存之耳

雲臺編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鄭谷撰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乾寧中仕至都官郎中谷父嘗爲永州刺史與司空圖同院圖見谷卽奇之謂當爲一代風騷主詩名盛於唐末人多傳諷稱爲鄭都官史不立傳其事迹頗見計有功唐詩紀事中新唐書藝文志載谷所著有雲臺編三卷宜陽集三卷今宜陽集已佚惟此編存所錄詩約三百首其云雲臺編者據自序稱乾寧初上幸三峯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記編而成之蓋昭宗幸華州時也谷以鷓鴣

詩得名至有鄭鷓鴣之稱而其詩格調卑下第七句相呼相喚字尤重複寇宗奭本草衍義引作相呼相應差無語病然亦非上乘方回瀛奎律髓又稱谷詩多用僧字凡四十餘處谷自有句云詩無僧字格還卑此與張端義貴耳集謂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舉爲美談至其他作則往往於風調之中獨饒思致汰其膚淺擷其菁華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河內人表聖圖字也僖宗時知制誥爲中書舍人旋解職去晚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之力拒不出及全忠僭位遂不食而死新唐書列之卓行傳所著詩集別行於世此十卷乃其文集卽唐志所謂一鳴集也其文尙有唐代舊格無五季猥雜之習集內韓建德政碑五代史謂乾寧三年昭宗幸華州所立還朝乃封建潁川郡王而碑稱爲乾寧元年立已書建爲潁川郡王蓋史之誤其時建方強橫昭宗不得已而譽之圖奉勅

爲文詞多誠飭足見其剛正之氣矣又集內解縣
新城碑爲王重榮作河中生祠碑爲其弟重盈作
宋祁遂謂重榮父子雅重圖嘗爲作碑今考其文
亦皆奉勅所爲事非得已不足以爲圖病也陳繼
儒太平清話載耐辱居士墨竹筆銘此集無之其
銘序云咸通二年余登進士叨職史館按唐制進
士無卽入史館者圖成進士在咸通末出依王凝
爲幕職本傳甚明安有職史館之事又云自後召
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

二侍無日不與竹對按序稱墨竹種於長安圖爲
知制誥中書舍人乃僖宗次鳳翔時其爲兵部侍
郎又當昭宗在華州時何由得與竹對况圖身爲
唐死年七十二而序乃云今爲唐庚寅余年八十
有二其爲僞撰益明矣是編前後八卷皆題爲雜
著五卷六卷獨題曰碑實則他卷亦有碑文例殊
叢勝舊本如是今姑仍之焉

韓內翰別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韓偓撰唐書本傳謂偓字致光計有功唐詩紀

事作字致堯胡仔漁隱叢話謂字致元毛晉作是
集跋以爲未知孰是案劉向列仙傳稱偃佺堯時
仙人堯從而問道則偃字致堯於義爲合致光致
元皆以字形相近誤也世爲京兆萬年人父瞻與
李商隱同登開成四年進士第又同爲王茂元壻
商隱集中所謂留贈畏之同年者卽瞻之字偃十
歲卽能詩商隱集中所謂韓冬郎卽席得句有老
成之風者卽偃也偃亦登龍紀元年進士第昭宗
時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

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故
官偃惡全忠逆節不肯入朝避地入閩依王審知
以卒偃爲學士時內預祕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
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寧之流亞實
爲唐末完人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
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旣摯風骨自遒慷
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
筆之鳴鳳矣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
格繩之乎唐書藝文志載偃集一卷香奩集一卷

晁氏讀書志云韓偓詩二卷香奩不載卷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香奩集二卷入內廷後詩集一卷別集三卷各家著錄互有不同今抄本旣曰別集又注曰入內廷後詩而集中所載又不盡在內廷所作疑爲後人裒集成書按年編次實非偓之全集也

唐風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杜荀鶴撰荀鶴池州人案計有功唐詩紀事稱荀鶴有詩名大順初擢進士第二牧之微子也牧

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有妾懷妊出嫁長林鄉杜
筠而生荀鶴又稱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
田頽在宣州甚重之頽起兵陰令以賤間至梁太
祖許及頽遇禍梁主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
中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未及天祐
初卒又稱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無雲
荀鶴賦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
句是荀鶴爲人至不足道其稱杜牧之子殆亦梁
師成之依托蘇軾乎其詩最有名者爲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而歐陽修六一詩話以爲周
朴詩吳聿觀林詩話亦稱見唐人小說作朴詩荀
鶴特竊以壓卷然則此一聯者又如寶月之於柴
廓矣此集乃其初登第時所自編詩多俗調不稱
其名以唐人舊集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毛晉
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
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
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爲一條晉不察而誤併抄
之殊爲疎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

唐英歌詩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吳融撰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元年登進

士第昭宗時官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

事迹具新唐書文藝傳融與韓偓同爲翰林學士

故偓有與融玉堂同直詩然二人唱酬僅一兩篇

未詳其故以立身本末論之偓心在朝廷力圖匡

輔以孱弱文士毅然折逆黨之凶鋒其詩所謂報

國危曾捋虎鬚者實非虛語純忠亮節萬萬非融

所能及以文章工拙論之則融詩音節諧雅猶有

中唐之遺風較偃爲稍勝焉在天祐諸詩人中閒
遠不及司空圖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
奇闢不及周朴然其餘作者實罕與雁行唐書本
傳稱昭宗反正融於御前跪作十許詔少選卽成
意詳語當唐詩紀事又稱李巨川爲韓建草謝表
以示融融吟罷立成一篇巨川賞歎不已蓋在當
時亦鐵中錚錚者矣

元英集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唐方干撰千字雄飛新定人章八元之外孫也以

詩名於江南咸通中一舉不第遂遊跡會稽歿後
宰相張文蔚請追賜名儒淪落者及第凡十五人
干與焉是集前有乾寧丙辰中書舍人祁縣王贊
序又有安樂孫郃所作小傳名曰元英者干私謚
元英先生也何光遠鑑戒錄稱干爲詩鍊句字字
無失詠繫風雅體絕物理郃傳亦稱其高堅峻拔
蓋其氣格清迥意度閒遠於晚唐纖靡俚俗之中
獨能自振故甚爲一時所推然其七言淺弱較遜
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無多則又風會之有以

限之也贊序稱干甥楊弇洎門僧居遠收綴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爲明嘉靖丁酉千裔孫廷璽重刊祇分八卷詩三百七篇卷目俱非其舊近時洞庭席氏百家唐詩本從宋刻錄出者雖仍作十卷而詩亦止三百十六篇全唐詩搜羅放失增爲三百四十七篇然與贊序原數終不相合蓋流傳旣久其佚闕者多矣

黃御史集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唐黃滔撰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寧二年進士第光

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守臣節滔匡正之力爲多五代史稱審知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唐時知名士多依之獨不及滔五代史多漏畧不足據也又集中有祭南海南平王文稱崔員外昨持禮幣嘗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宏叙親仁之旨云云乃爲王審知祭劉隱而作按隱自大彭王進封南平王再進封南海王據五代會要南海之封在隱卒後一月故此文尙稱南平王說者或以

高季興亦封南平又不知此文爲代審知所作遂謂滔嘗應高氏之聘亦考之未審矣唐書藝文志載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並已散佚此本卷首有楊萬里及謝諤序萬里序謂滔裔孫永豐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四卷而已其後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編爲十卷是爲淳熙初刻後再刻於明正德三刻於萬厯四刻於崇禎此本卽崇禎刻也集中文頗贍

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雖不及羅隱司空圖而實非徐寅諸人之所及其潁川陳先生集序稱天復元年某叨閩相之辟考乾寧四年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至梁太祖卽位乃封閩王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滔稱閩相而不稱王則所謂規正審知使守臣節者是亦一證也末有附錄一卷又載滔裔孫補遺文一篇補字季全紹興中進士歷官安溪縣令所著詩解九經解人物志等書皆失傳惟

此篇僅存故附泊集以行云

羅昭諫集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已著錄考吳越備史隱本
傳云隱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
行於世鄭樵通志藝文畧載羅隱集二十卷後集
三卷又有吳越掌記集三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
則甲乙集僅十卷而後集反有五卷又多湘南集
三卷且注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
乃長沙幕中應用之文隱又有淮海寓言及讒書

等求之未獲云云據此則不特吳越掌記集不傳
卽淮海寓言讒書二種振孫且不得見矣此本爲
康熙初彭城知縣張瓚所刻後有瓚跋云昭諫諸
集今不復見僅得江東集抄本於邑人袁英家嗣
後得甲乙集刻本合而讀之雖全集不獲盡觀窺
豹者已得一斑矣蓋出於後人所掇拾非舊帙也
所載詩四首又有雜文一卷詩與毛晉所刻甲乙
集合雜文則不知原在何集其湘南集僅存自序
一篇列於卷中序謂湘南文失落於馬上軍前僅

分三卷而舉業祠祭亦與焉今雜文旣無長沙應用之作亦無舉業祠祭之文惟諸啓多作於湖南或卽湘南集中之遺歟文苑英華有隱秋雲似羅賦一篇蓋卽後集之律賦此本失載則所採亦尙遺漏矣第七卷末一篇爲廣陵妖亂志前十一篇疑卽淮海寓言之文也第八卷有兩同書十篇唐志著錄其說以儒道爲一致故曰兩同似乎讒書之外又有此書者其異同則不可考矣隱不得志於唐迨唐之亡也梁主以諫議大夫召之拒不應

又力勸錢鏐討梁事雖不成君子韙之其詩如徐
寇南逼感事獻江南知已一首卽事中元甲子一
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皆忠憤之氣溢
於言表視同時李山甫杜荀鶴輩有鸞鳥之分雖
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寶重殆有由矣

徐正字詩賦二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唐徐寅撰寅字昭夢莆田人乾寧元年進士及第
授祕書省正字後依王審知幕府歸老延壽溪所
著有探龍釣磯二集共五卷自唐書藝文志已不

著錄諸家書目亦不載其名意當時卽散佚不傳
此本僅存賦一卷計八首各體詩一卷計三百六
十八首蓋其後裔從唐音統籤文苑英華諸書裒
輯成編附刻家乘之後者已非五卷之舊矣其賦
句雕字琢不出當時程試之格而刻意鍛煉時多
秀句集中贈渤海賓貢高元固詩序稱其國傳寫
寅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三賦至以金書列爲
屏幃則當時亦價重雞林矣詩亦不出五代之格
體物之咏尤多五言如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

歲計懸僧債科名負國恩七言如豐年甲子春無
雨良夜庚申夜足眠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
人未歸鷓鴣聲中雙闕雨牡丹花畔六街塵諸聯
已爲集中佳句然當時文體不過如斯不能獨責
備於寅也寅嘗獻賦於朱全忠後忤全忠乃遁歸
閩非真有惓惓故主之思乃與司空圖羅隱二人
遙相倡和有如臭味又作大夫松詩曰爭如澗底
凌霜節不受秦王號此官馬崑詩曰張均兄弟皆
何在却是楊妃死報君更似一飯不忘唐者蓋文

士之言不足盡據論世者所以貴考其實也

白蓮集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釋齊已撰齊已益陽人自號衡岳沙門宋人注
杜甫已上人茅齋詩謂齊已與杜甫同時其謬不
待辨舊本題爲梁人亦殊舛訛攷齊已嘗依高季
興爲龍興寺僧正季興雖嘗受梁官然齊已爲僧
正時當龍德元年辛巳在唐莊宗入洛之後矣集
中已稱季興爲南平王而陶岳五代史補載徐東
野在湖南幕中贈齊已詩稱我唐有僧號齊已安

得謂爲梁人耶是集爲其門人西文所編首有天
福三年孫光憲序前九卷爲近體後一卷爲古體
古體之後又有絕句四十二首疑後人采輯附入
也唐代緇流能詩者衆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
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粗齊己七言
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及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
體縮爲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
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一派而風格獨道如
劍客聽琴祝融峯諸篇猶有大厯以還遺意其絕

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對月詩曰海澄空碧正團圓
吟想元宗此夜寒玉兔有情應記得西邊不見舊
長安惓惓故君尤非他釋子所及宜其與司空圖
相契矣

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唐釋貫休撰貫休字德隱姓姜氏蘭谿人舊本題
曰梁人案貫休初以乾寧三年依荆帥成汭後歷
遊高季興錢鏐間晚乃入蜀依王建至乾德癸酉
乃卒年八十一終身實未入梁舊本誤也陶岳五

代史補稱貫休西岳集四十卷吳融序之然集末載其門人曇域後序編次歌詩文贊爲三十卷則岳亦誤記矣此本爲宋嘉熙四年蘭谿兜率寺僧可燦所刊毛晉得而重刊之僅詩二十五卷豈佚其文贊五卷耶補遺一卷亦晉所輯然所收佚句如朱門當大道風雨立冬時一聯乃贈乞食僧詩今在第十七卷之首但道作路雨作雪耳晉不辨而重收之殊爲失檢文獻通考別載寶月集一卷亦云貫休作今已不傳然曇域不云有此集疑馬

端臨或悞毛晉又云西岳集或作南岳集考貫休
生平未登太華疑南岳之名爲近之西字或傳寫
誤也又書籍刊板始於唐末然皆傳布古書未有
自刻專集者曩域後序作於王衍乾德五年稱檢
尋藁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則自刻
專集自是集始是亦可資考證也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韋莊撰莊字端已杜陵人乾寧九年第進士授
校書郎轉補闕後仕蜀王建至吏部侍郎同平章

事文獻通考載莊集五卷此本十卷乃毛晉汲古閣所刻爲莊弟藹所編前有藹序疑後人析五爲十故第十卷僅詩六首也未爲補遺一卷則毛晉所增然如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一首旣見於卷八又入補遺殊爲失檢全唐詩所錄較此本多勉兒子卽事等篇共三十餘首蓋藹序作於癸亥年六月爲唐昭宗之天復三年莊方得杜甫草堂故以各集自是以後篇什皆未載焉故往往散見諸書後人遞有增入耳

廣成集十二卷

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又壺中集三卷通志藝文畧載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十二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體十國春秋所載序毛仙翁畧文一篇又瀘州劉真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妙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諸目皆不載集中蓋殘缺之餘已非完本也考通鑑載蜀主以光庭爲諫議大夫而集有謝除戶部侍郎表史並

不言其爲此官又通鑑載王宗綰取寶雞岐保勝
節度使李繼岌降復姓名爲桑宏志而集中賀收
復隴州表稱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歸降是宏
志又名簡而史不之及又有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稱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太陽合虧於軫十一度今
以史志核之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後主
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皆當日
食而獨無丁未日蜀用胡秀林永昌曆或其法與
中國不同是可以備參考又其在唐末時爲王建

所作醮詞有稱川主相公者有稱司徒者有稱蜀王者有稱太師者考之於史建以西川節度同平章事守司徒封蜀王一一皆合而獨失載其太師之號又有稱漢州尙書王宗夔鎮江侍中王宗黯者二人皆王建養子十國春秋具詳其官而獨不紀其嘗爲漢州刺史鎮江軍節度使又有越國夫人爲都統宗侃還願詞稱俯迫孤城遽淹旬月俄開壁壘大破兇狂成掃蕩之功副聖明之獎云云而史記王宗侃爲北路行軍都統伐岐青泥鎮之

戰侃兵大敗爲蜀主所責無功而還與所言全不相合光庭駢偶之文詞頗贍麗而多涉其教中荒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五季文字闕畧集中所存是與正史互證者尙多故具錄之以爲稽考同異之助焉